

# 山村风波

革命故事集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|
| 炮声隆隆.....      | 褚龙海 薄志年 | ( 1 )  |
| 追木耳 .....      | 郭大矛     | ( 15 ) |
| 参观之前 .....     | 翟景峰     | ( 26 ) |
| 推荐 .....       | 郭大矛     | ( 37 ) |
| 新女婿 .....      | 刘松林     | ( 47 ) |
| 男女都一样 .....    | 刘松林     | ( 58 ) |
| 小杏庄的风波 .....   | 陈 辉     | ( 66 ) |
| “盯得准”姑娘 .....  | 王生文 刘书衡 | ( 81 ) |
| 剑峰山下的故事 .....  | 杜林枫     | ( 91 ) |
| 铁面李智斗常老九 ..... | 陈义侣     | (105)  |

## 炮 声 隆 隆

褚龙海 薄志年

这几天，朝阳水库工地上，红旗招展，炮声震天，人如海，声如潮，互相竞赛，你追我赶的场面真够热烈紧张的啦。为啥呢？因为眼看汛期将到，大坝要完成一定的高度。在这节骨眼上，公社党委给水库派来一位新的领导。社员们听说后，都盼望着新支书早日到来。

这天中午，湍洪道里，扶钎打炮眼的爆破组长张环，放下工具站起说：“喂，胜兰，你瞧那里有人贴大幅标语啦。”正在抡锤的高胜兰停住手，抽掉搭在脖子上的白毛巾，擦着汗水望去，大坝上真有两人在贴呢，只见上写着“热烈欢迎新支书来工地主持全面工作！”

“嘻嘻，新支书已干半天活啦，才贴标语欢迎，这叫正月十五贴春联，晚半个月啦！”

高胜兰捶了张环一拳，笑道：“别管那些，干咱们的！”说罢，二人扶钎抡锤，叮当叮当地又干起来了。

贴标语的两个人，一是工地指挥长雷大梁，一是技术员

冯玉甫。一些运土的社员停在他两个后边，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：

“指挥长，新来的支书啥模样呀？”

“两张红纸一个大字，气派不小呀！”

雷大梁忙解释说：“新支书姓啥叫啥，我全不知道。昨天有人路过捎信说，今几个上午要来。我想呀，反正是好样的，你说我能不欢迎吗，嗯？”

冯玉甫把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往上一推，说：“公社派来精明能干的头头，咱们都要热情支持她。干出个样子来，让她瞧瞧，大伙说对不对呀！”人群中没有回声。

大梁见停人逐渐多了，喝道：“喂——你们站这干啥？快干活去，快快快！”

推车挑担的人们走开了。指挥长和技术员穿过人群，往大路上走去。好大一阵子，二人又焦急地走回来了。不用猜，八成是没接住新支书。大梁去指挥部里打电话询问情况。一会儿，喜得合不住嘴，跑出来拉着冯玉甫就走：“来了，来了，清早就来了。”

“在哪儿呀？”

“到工地上找吧！”

二人东找西问，都是摇头说没见。来到溢洪道里，大梁放开嗓门高喊：“喂，张环，见新支书了没有？”

张环开玩笑地回答：“没见呀！就是来了，你也认不出！”

“你身边抡锤的是谁呀？”

“不认识！”

雷大梁一听口气不对，断定站在张环身边抡锤的可能就是，大步流星地奔来。高胜兰一听指挥长来了，停锤转身热情地迎上前去，说：“老雷同志，往后咱们就要在一块摔打啦！”

雷大梁握住高胜兰的手，从上到下仔细看着：“你，你不是高胜兰吗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？”

大梁看她头戴一顶安全帽，刘海被汗水湿沾在额前，黑眉大眼红脸盘，一笑两个酒窝，扎着短辫，上身穿褪色工作服，内着白底红花衬衫，下穿深蓝色裤子，脚蹬一双解放鞋，说话干脆利索有冲劲，手上一大把厚茧，年龄二十三四，不会超外。心里暗想：“来这个女娃娃当领导，技术活懂吗？千斤重担能挑动吗？不用说让她部署全局，就是一段小工程，怕来也离不了我老雷吧。”这个思念一闪而过。连忙说：“来来来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支书高胜兰同志。这位是县里派来的技术员、以前县里水利科科长冯玉甫同志。”

冯玉甫眼睛笑成一条缝，偷瞧高胜兰，见没吭声，心里暗暗盘算：如今的高胜兰可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了，怕是更难对付了吧？我要特别留神呀！贴的标语她看见了没有？一大串的问号在脑海里翻腾着，勉强地说：“过去都认识了，老交情啦。”

他二人的神色，高胜兰全看在眼里，慎重地说：“老雷呀，我刚来，对水库工地情况不熟悉，需要了解一下，回头再详细谈吧？”“好，好！”雷大梁和冯玉甫二人到另外地方干活去了。

说起高胜兰，方圆附近都知道她是文化大革命冲杀出来的小闯将，是批林整风中纳新的党员。公社党委为了让她在风口浪尖上锻炼，就派她来水库做党的工作。胜兰一到工地，通过劳动实践和群众交谈，发现工程中劳力安排不当，工程进度缓慢，尤其是溢洪道工程有问题。她了解到雷大梁性情直爽，头脑简单，脾气火爆，阶级斗争观念淡薄，思想方法有时不对头，但是他在“农业学大寨”兴修水利的工作中，风里雨里，泥里水里，熬眼受累，处处走在前头。冯玉甫呢？胜兰更是了解：这是一个被打着问号的人。文化大革命初期，他成了县里走资派魏怀古的马前卒，上窜下跳，跟魏怀古走上一股道，挑动群众斗群众，围攻红卫兵，象一个投机商，想从运动中狠狠地捞一把。魏怀古曾对他许过愿，搞好了弄个局长当当。未曾想到文化大革命却弄得他落个和魏怀古一样受批判的下场。他看到正在风口上，风头不对，赶快沉痛检讨一番，总算过了关。但他一遇到机会，就和魏怀古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，要算账，要翻案。如今，魏怀古下到公社当副主任，冯玉甫没捞得上油水，却弄到水库来干技术员。凭着一技之长，骗取了雷大梁的信任，在背后常出歪点子。胜兰针对这些情况和老支委水根伯商量决定，要成立个“三结合”技术小组来料理全盘工程。于是，胜兰便找雷大梁商量此事。

指挥长没等胜兰把话说完，就立即打断说：“你不懂，大坝工程量大，应当集中力量突击，按照冯技术员的意见施工，没问题。”

高胜兰提醒他说：“溢洪道是水库的咽喉要害，万一暴

雨提前，山洪溢泻不及，那就将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。是不是成立个‘三结合’技术小组，共同来研究改进。”

雷大梁不耐烦地说：“别六个指头搔痒，多一道了。县里派来现成的技术员，再成个圪拉楞小组干啥！”

胜兰严肃地说：“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’，你懂吗？”

“谁吃几个馍，喝几碗汤，我心中有数。‘三结合’，‘三结合’，搞不出啥名堂，人家要笑话。”说罢，竟然走了。

要是按着过去的性子，高胜兰非用炮轰他不可，如今她再不是从前红卫兵的胜兰了！觉得一轰呀，说不定还会让人钻空子呢？胜兰压下这口怒气，琢磨雷大梁的话味，知道早已有人做他的工作了。胜兰决定召开支委会，把意见提出来让大伙讨论决定。支委们都同意成立“三结合”技术小组，唯独大梁反对。大家批评他不相信群众，迷信专家，不走群众路线。最后表决时，大梁说：“你们成立你们的，我保留自己意见！”高胜兰关心地说：“老雷同志，咱可不能有骑驴看戏本走着瞧的思想呀！”

水根伯说：“大梁，过去技术是权威专家们的事，文化大革命以后，毛主席把权利给咱们，啥事都能管呐！”

胜兰说：“毛主席的思想，象阳光雨露一样，滋润着新生事物这些幼苗破土成长。别有用心的入恨它，想掐死它，你可不能踏上一只脚，替别人出力呀！”

“三结合”技术小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。全工地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。小组成员征求群众意见，溢洪道工程增添人力，比以往进度快多了。

胜兰找大梁正想澄清那些奇谈怪论的来历，忽然支委水根伯急促跑来说：“今几个我这条老寒腿疼得厉害，蚂蚁又在搬家，凭着这些经验，是要下大雨的预兆，咱们的工程必须突击干哪！”

大梁听了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太阳当顶，万里无云，你那老经验不一定灵！”老支委着急地说：“应着呢，比气象预报还准，你可麻痹不得呀！”

正说话间，公社通讯员来找高胜兰，送来一份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，拆开一看，上写着：接气象站通知，日内将有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雨，望迅速组织人力投入战斗，确保水库安全。

胜兰略一思索，当机立断说：“马上召集技术小组开会。水根伯，咱分头通知，大梁，你找技术员去。”说罢三人分头去了。大梁往冯玉甫宿舍找去，未进门，听得传出低沉的琴声。“叭”的一声，弦断了。大梁一推门，劈头抱怨地说：“你咋恁沉气呀！快下大雨啦，赶快研究一下防汛护坝的问题吧！”

冯玉甫用一把四用刀子在拨弄乐器，懒洋洋地抬起头来说：“找我顶个屁用！指挥长同志，如今可不是以前啦，我是个聋子耳朵——摆设！”

“你这话不沾板眼，‘三结合’你也是成员，摆什么架子呀！”

冯玉甫把乐器一放，刀子合起来一装，嘴一撇说：“指挥长同志，别说我啦，就连你这一段时间，说话还不是等于零。你不让成立技术小组，人家不是成立了，你提几次建



议，不都叫顶回来啦。高胜兰可是个头上长角，身上带刺的人物，跟他一块工作，可得小心！”

雷大梁不耐烦地说：“就你怕树叶 砸头！走，快开会去。咳 这特大暴雨一来，弄不好，下游到手的小麦，可就保不住啦！”

冯玉甫眉头一皱，毒计涌上心头，故意叹气说：“唉——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呀！开会时咱得口径一致呀。”

“你有啥锦囊妙计？”

“走，咱走着说着。”冯玉甫把门一关，去参加技术小组会议了。

指挥部里，人声鼎沸，辩论得非常激烈。

雷大梁说：“既然是常年不遇的特大暴雨，那么下游的几个大队小麦给冲毁了，社员口粮不就完啦！队里劳力不足，来不及抢收，抽一部分人回队，这叫双管齐下，顾全大局。”

张环反对，站起来发言：“不，这是只顾小局，不顾大局。你想，现在大坝未成，容纳不下洪水，正当火急燃眉，恨不得一人当十人使，你作为指挥长，怎能釜底抽薪调走劳力呢？”

雷大梁反驳说：“按你说，大坝未完工，还能把队里人抽来护坝吗？”

胜兰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大梁同志，你想得太轻率了。既不能调走劳力，也不能再抽队里劳力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洪水冲垮大坝，下游几万亩小麦，十几个村庄，就有被淹没的

危险，连国家铁路交通大动脉也有被截断的可能。兄弟队有兄弟队的主攻任务，我们呢，就是防汛护坝。这样把劳力抽来调去，是芝麻西瓜一齐丢呀！”同志们都点头称是。胜兰继续说：“这一场保护水库大坝的战斗，是关系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重大问题。大梁同志，咱们心要往这里想，劲要往这里使，汗要往这里流呀！”

大梁也觉得问题的严重性，但是从心里深处还是不服气。问道：“往大坝上送土，一晌大坝能提高多少呀？”

高胜兰满有胜利信心的眼光，落到水根大伯的身上：“大伯，你就说说吧！”

水根伯把烟袋灰一搯，在桌子上边比划边说起来：“大坝，一下是提高不了多少，但是可以建筑一道窄堤拦水。”

雷大梁插一句问：“假设洪水超过这道窄堤，又怎么办呢？”

水根伯提高嗓门说：“那就用炮崩！”

“啊，炸水库！我咋着也不能通！”雷大梁火爆脾气发了。

高胜兰笑了，说：“是这样，溢洪道狭窄，用上整吨炸药爆破，借用洪水冲击力卷走碎石泥土，溢洪道宽了，洪水畅流，水位下降，水库大坝不就保住了。”

众人都表示赞成这个决定。雷大梁坚决不同意，说：“爆破这玩艺，可不是吹糖人，捏成啥样算啥样，万一出现意外，责任谁承担！”

张环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们承担！”

“说得轻巧，到时候上级还不是找我老雷呀！”

众人都和指挥长争论起来，难以收场。雷大梁手一挥说：“我说话等于零，你们也是瞎逞能。咱都不算数，技术人员作最后决定。”

会议从开头到现在争论得不可收场，冯玉甫抽着纸烟，是一言没发，一气没吭呀。突然，雷大梁让他作决定，使他大吃一惊。猛地抬头，眼光和高胜兰的锐利眼光碰在一块，吓得浑身哆嗦。望望众人，都在逼视。低头一想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坚决拥护爆破方案！”

“啊！”雷大梁满以为冯玉甫要帮腔，万没想到他却顺着高胜兰。愤怒地瞪着冯玉甫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会议散了，技术小组的同志们都按着部署干起来了。

要说雷大梁对高胜兰有意见，也没有这次对冯玉甫的意见大。认为这人是两脚踩着西瓜皮，两手抓着两把泥，能滑都滑，能和都和的两面派，靠不住。

冯玉甫也知在指挥长面前丢了丑，露了馅。为恢复威信主动去解释说：“我提前就给你打预防针嘛，和高胜兰在一块工作，弄不好，就是吃不完叫你兜着走。今天可看清楚了吧？”

“清楚啥呀？”

“人家是杀出来的新干部，杀谁一下都够受的了。我当然不怕，可是，划不着嘛。再说，你也不该把我抽到台上不让下场呀。你都没想，我能当了人家胜兰的家吗？”不管冯玉甫口甜似蜜的怎样说，雷大梁对他有了新的看法。

冯玉甫在自己宿舍里焦急地踱来踱去，心里不断地翻腾着：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要不是高胜兰这帮红卫兵

和县委的革命群众造了魏怀古的反，把他打成走资派，要不是他们当初批判了我，我怎么会来到这穷山沟里活受罪。真是冤家路窄，又遇上这个丫头了。他咬牙切齿地暗道：“哼，一个黄毛丫头欺我太甚！非给你这个初生牛犊点厉害尝尝不可！”思前想后无处下手，忽然，猙狞地笑了——他想起昨天魏怀古对他说的话：“被打倒了怕啥，时机一到咱还会上台。眼下，你先想法子把胜兰这个丫头给我赶走……”高胜兰，高胜兰呀，你既来了，夺走了我的技术大权，我就不能把你撵走赶跑吗？“三结合”垮台，新生事物新不成，上级撤职查办你高胜兰。哼，到那时，夺走的大权，还不乖乖地给我送回来。

“轰隆！”一声惊雷把冯玉甫的如意算盘子给打乱了，他慌慌张张地开门走出去。

俗话说，六月天，孩儿脸，说变就变。刹那间狂风呼啸，席卷着满天乌云铺天盖地而来，隆隆的雷声响在耳边。高音喇叭响了：“同志们注意，开始点炮，注意隐蔽！”接着红旗挥动，哨子长鸣，雷大梁指挥点炮。只听“崩……崩崩……”一炮接着一炮响开了。

大梁屈指数着：“一炮，两炮，三炮……”数到最后少了一炮，“哎呀，糟糕，有一炮没响。”

群众赶来询问：“是哪一炮没响，是哪一炮呀？是紧挨溢洪道口那一炮吧？”

大梁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说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！关键炮没响，其他炮都起不了多大作用！”这时，胜兰和水根伯也跑来了。胜兰检查一遍引线，然后握住接头对准正负极接去。

炮，仍然没响。

水根伯深吸一口气，指着脑袋对大梁说：“这里要出问题，就会让敌人钻空子呀！”

张环怒冲冲地说：“搞爆破你就不通，溢洪道口这一炮又是你装的。还不是对技术小组有意见，故意出难题呗！”

群众中也有人嚷开了：“指挥长和技术员合着伙拆‘三结合’的台！”

雷大梁听着这些刺耳的话语，无名怒火一下迸发，胸膛一拍，一蹦三尺高，吼道：“我老雷人正不怕影子歪。今儿装炮时，冯技术员根本不在场。放炮前他到溢洪道找我请假回县看病去了，想诬赖好人办不到！反正大权掌在你们手里，撤职查办随便吧！”

高胜兰猛一转身，双辫一拨楞，走上前去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大梁同志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在阶级斗争面前，可不能丧失警惕性呀！我给你提个问题，你想想：为什么老支书调离工地以后，有人提议把溢洪道上的劳力全部抽走，造成溢洪道狭窄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技术小组成立以后，有人满腹牢骚，消极怠工，暗地散布技术上没有阶级斗争的论调？为什么有人躲在背后煽风，有人却在技术小组会议上公开鼓动？为什么有人在关键时刻走掉，却出现了哑炮？这一连串问题，你想过没有呀！”

雷大梁被这一连串为什么问得抓耳挠腮，不知如何回答。但是，心里亮了，觉得事情就是蹊跷。可是，还有一点，雷大梁没有想通，说：“冯玉甫亲笔写欢迎标语，这难道也是错误吗？”

张环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还有人想撵胜兰离开水库呢？”

雷大梁又糊涂了，说：“我咋没听说过呢？你说出来，我就跟他拚了！”

胜兰打断他俩的话，说：“同志，在这关键时刻，头脑更需要冷静。眼下应集中力量排除哑炮！”这时，闪电一道接一道，雷鸣一声连一声，风越刮越大，雨越下越猛。高胜兰举手一挥：“同志们，洪水马上就要涌进水库，现在雨急风狂，情势危急，我去排除哑炮。点炮信号是手电光连晃三晃。大家提高警惕，注意护线！”

张环挺身而出：“我是爆破组长，我去！”

大家争着喊：“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”

正当众人争执不下之时，只见高胜兰头戴安全帽，肩挎工具包，身披雨衣，手持电筒，毅然地直奔溢洪道口冲去。

雨幕笼罩着整个山野，哗哗哗的一股劲猛下，山洪从四面八方向水库涌来。水位不停地上涨，眼看就要进入溢洪道了。高胜兰打开手电仔细检查引线，一路上没有断线问题。引线插在炮位的土里，没有差错。怪，为啥不会响呢？突然，听到身后有人，胜兰警惕地用手电照去：“谁？”原来是雷大梁。他怕胜兰一人去不安全，随后也撵来了。也正是胜兰扭身的时候，脚踩着块硬东西，手电一照，是把刀子。雷大梁抬起一瞧：“唔——是冯玉甫的，咋丢到这里了？”高胜兰一听说是冯玉甫的刀，立即意识到这个哑炮，一定是冯玉甫搞的鬼。用手电往炮位上照看，更细致地进行检查，果然发现了破绽：一是有松土。二是引线埋在土里的

地方有石头砸的新印，三是发现炮位跟前有尖头皮鞋印。毫无疑问，肯定冯玉甫在未放炮之前来过这里。高胜兰立即用螺丝刀剥开埋引线的地方，要看个究竟。那知没剥几下，引线自动掉下来。胜兰拾起一看，没了雷管。不用分析，可以断定：冯玉甫把引线扒出，剪去雷管，又插进土里，用石块砸紧。高胜兰迅速地接好雷管，重新安装完毕。雷大梁事到如今，才弄明白冯玉甫原来是个阳奉阴违的坏家伙，要求去捉拿回来，胜兰劝阻住，一块返回了工地指挥部。

原来是这样，冯玉甫出门以后，下了狠心，明的造舆论回县治病。实际呢，是趁机躲在溢洪道口不远的一个阴暗角落。等到放炮前，社员们都离开工地隐蔽起来之时，连带爬地来到溢洪道口，咬紧牙关，拚命扒呀，扒呀，扒出引线，剪掉雷管，又把引线安好，用石块狠砸几下，暗道：

“高胜兰，等到炮不响，洪水把大坝冲垮，哼哼，我看你这个阎将咋交差！”爆破以后，确实证实有一炮没响时，便得意洋洋地钻进了雨幕里。敌人从来不把失算打进自己的算盘里，他哪里知道四用刀子掉在地上，露出了狐狸的尾巴。没有走下半里路，只觉得身后有人，正要躲避，已来不及了。上边猛推，下边脚拌，一个踉跄，弄了个嘴啃泥。爬起来说：“喂——谁真盛呀！”

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说：“冯玉甫，等你多时了，胜兰请你回去一趟！”犹如老鹰抓小鸡一样，把他扭送回来。

一到工地指挥部，这里早已围聚许多人。雷大梁上前抓着冯玉甫的衣领，说：“冯玉甫呀，我今天才认清了你。当

初，我迷信你，你说一，我不二。你说溢洪道工程图纸上写的流量系数小，大坝工程量大，我就把溢洪道上的人调走，结果造成狭窄。如今又搞哑炮，想让洪水冲垮大坝，死了你这条心吧！”猛一用劲把冯玉甫掼倒在地。

冯玉甫争辩说：“你平白无故，诬赖好人。”

高胜兰轻蔑地一笑，说：“诬赖好人？你看这是什么？”亮出那把刀子，掷在冯玉甫面前。冯玉甫一摸口袋，不知什么时候烂了个窟窿。

高胜兰怒斥道：“你写大幅标语欢迎我是假，搞哑炮破坏是真。你涂改溢洪道工程图纸上的流量系数，为什么？其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拆‘三结合’的台，破坏新生事物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！我们要针锋相对，寸土不让，在科技领域里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！”

滚爬在泥地里的冯玉甫狂叫着：“哑炮不响，你全完了。”

“哼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你听着吧！”高胜兰把引线头迅速接触正负极，刹那间，轰隆一声，惊天动地的炮声响了。水库上人们欢呼，跳跃。而冯玉甫听到炮声，魂飞魄散，发出绝望哀嚎，象断了筋骨的毒蛇，颤抖地蜷曲在地上，喃喃自语：“好厉害的高胜兰呀！”再也爬不动了。

水库里的洪水汹涌澎湃，顺着炸宽了的溢洪道滚卷着泥土一泻而出。革命的新生事物，犹如这奔腾的大河，决不是那些人所能遏止住的。倘若有人胆敢和历史的潮流相抗拒，那么，他就会象这洪水滚卷着的泥沙一样，付之东流！



## 追 木 耳

郭 大 矛

八月的夜晚，秋高气爽，月亮从东山升了起来，照得大地明晃晃的。俺队政治夜校里，灯火辉煌，人声沸腾，大伙正三三两两谈论着昨天俺嫂子“追木耳”那件事呢！

这时，俺嫂子来啦！后边还跟着俺哥，俺哥一进门，看也不看，“腾”地声坐在我旁边，有点激动的样子，但不说一句话，单等俺嫂子下命令。只见俺嫂子走上讲台说：“今晚这一课，叫李伟给大家说一说。”这时，几十双眼“刷”地都看着俺哥。我扛扛俺哥说：“哥，今晚就看你的啦！”俺哥红着脸轻声说：“看我啥？能不认识？”“嘿，认识就不用叫贾胡子给你介绍啦！”后边不知是谁插了一句，引得大伙哄堂大笑。这下俺哥的脸更红啦，真象那八月里的红山楂。

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说起来还有段故事呐！

要讲这故事还得先从伏牛山说起。你们看：这八百里伏牛，山连山、山套山、山山不断，岭岭相连。就在这万山丛中，打响了农业学大寨的战斗：移山造田，引水上山，农林